



张中行

著

世道杂谈

I267.1/311

2007



世道杂谈

张中行 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道杂谈/张中行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07. 2
ISBN 978-7-5002-2476-1

I. 世… II. 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8015 号

世道杂谈

著 者: 张中行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165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6965

印 刷: 北京文海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20

字 数: 172 千字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: 5001—90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476-1/I·435

定 价: 22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常人·哲思·诗情

——张中行先生其人其文

与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，得先生精神、物质的恩惠多多，也写过几篇关于先生的文字，但都不过只言片语，且多叙交游之事，很少评断之语——以我的缚鸡之力，焉敢有鼻泰山之想？先生逝世后，与张厚感、李世中二君共同起草先生讣文，也只是勉力为之，在先生大名前写了“著名语文教育家，学者、作家，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”几个词。这并非吝于语汇，而是因为，要把先生说清楚，确如孟子所说：“难言也。”——先生的一生，远非这几个词所能概论。

张先生首先是一位常人。小民百姓，平常得与胡同口遛弯儿、负暄话旧的老头儿没什么两样。走在大街上，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位声闻全国的大学者、大作家。他喜欢吃烤白薯，喝稀粥，兴到时偶尔来一杯小酒，也不过二锅头而已。世界杯期间，也和小青年一样，深夜起床看球……他的身份，终其一生，只是一介平民。然而，翻阅先生文集，便能发现，他的精神世界竟那么丰富！这一点，却又非同寻常了：哲理，情思，学问，诗

文,古典,语文……从内容到形式,贯通中西,诸体兼擅。当年,他以耄耋之年出现在学界之际,难怪人们惊呼:“原来我们还有这么一位文化老人!”

张先生是一位思想家,一位哲人。百岁人生,饱尝苦乐,阅历丰富,自称“六代(满清、北洋时期、国民政府、沦陷时期、抗战胜利、建国以后)之民”,这使他具有了超越常人的岁月财富。数十年间,先生孜孜矻矻,不断追索,妙悟人生真谛,成就了他熔铸古今的“顺生”(率性任情而生)哲学。同时,他又是一位学人。一九三五年红楼毕业,真正的“老北大”出身,广泛涉猎中外群籍,博闻强志,腹笥充盈。在治学上,他接受了老北大的“怀疑精神”,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人生问题,敢于独持己见,决不随波逐流。此外,他又继承了老北大“民主”“科学”的现代理性精神,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、迷信,不遗余力地给予无情的批判。在生命的后十几年里,他以高迈之年,不辞劬劳,苦口婆心地著书立说,倡导法治,力主以“文”化育生民的心内之思,以“法”规范其身外之行,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人格上,能够传承“五四”道统的学人寥寥,先生无疑是其中一座重镇。

这样说,先生似乎就成了一位苦行僧式的书斋学究,或者是一位怒目金刚式的斗士。其实不然,他还是一位诗人。诗人之称,有表、里两层含义。表,指能作诗之人。这一点,先生自当不让,有旧体诗词集《说梦草》为证;深层含义,是重情。多年接触所感,是他有丰富、深挚的情感世界。凡人生美好的

东西，哪怕是些微小事，甚或片瓦残砖，他都怀有发自内心的挚爱。他的散文，追怀往事，悼古伤今，系情故事，关心民瘼，成为主要题材。字里行间充满沧桑之慨，饱含人生哲理，令人荡气回肠，寻味不尽。那些大量的怀古忆旧之作，举凡人、事、情，都饱含对往昔美好的记忆，对当今丑恶的鞭挞。他自称“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”。从这个角度读，庶可真正明了先生的用意所在。

清代学者魏禧为周亮工《赖古堂集》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士之能以诗文名天下、传后世者，有三资焉，曰记览之博也，曰见识之高也，曰历年之久也。记览博，则贯穿经史，驰骋诸子百家，书无所不读，言有本而出之不穷。见识高，则不依傍昔人成见，不汨没世俗之说，卓然能自成立。历年老，则积久而变化生，攻苦而神明出。

先生工于三者，倘再加上“重人情”一项，用以形容其人，庶几仿佛之。

再说张先生之文。多年来，他执笔，固守“忠于写作”的原则。不写则已，写则以真面目对人。其文如行云流水，如话家常，举重若轻，含蓄蕴藉，平实自然，冲淡而不失韵味，灵动而兼有厚重，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。在当今文坛，可谓独树一帜。

如今，先生已去周岁矣。“临川悲逝水，抚卷忆慈颜。”先生的音容不再，无处亲临罄歎，唯以阅读先生的文章，来重温往昔的春风岁月了。每及此时，不禁恍然。

在先生的影响下，这些年来，我每于教务馀暇，率尔操觚。但我深知自己人、力之微，从没给人写过序，更没想过给先生的文集写序——小子何能，竟敢乃尔！这篇小文，不过应编者之邀，把我读其文、近其人的一点浅近心得，与大家共享或予大家供评而已。焉敢序为？

刘德水

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凌晨于三馀书屋北窗之下

目录

卷一

月旦之评

- | | |
|----|------|
| 2 | 章太炎 |
| 4 | 熊十力 |
| 9 | 胡博士 |
| 13 | 梁漱溟 |
| 18 | 刘半农 |
| 22 | 朱自清 |
| 26 | 俞平伯 |
| 35 | 吕叔湘 |
| 43 | 季羨林 |
| 49 | 启 功 |
| 62 | 刘佛谛 |
| 65 | 汪大娘 |
| 69 | 王门汲碎 |

卷二

流年碎影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74 | 童 心 |
| 81 | 通 县 |
| 86 | 学术空气 |
| 93 | 知的探险 |
| 102 | 生 计 |
| 109 | 佟府旧迹 |

目录

- 120 十年而后返
124 试论人生

卷三

陋室横议

- 132 怀疑与信仰
139 关于读书明理
149 有关史识的闲话
160 牢骚和歌颂
165 吃皇粮与颂皇权
168 关于吾师
174 又一次热闹
179 解说八股

卷四

灯下说书

- 184 《史记》妙笔三例
195 常翻看的《古董琐记》
198 读《叶圣陶诗词选注》
208 黄宗江及其《卖艺人家》
220 绣像与插图
224 为魏公藏拙
229 《清流传》序

卷一

月旦之评

章太炎
熊十力
胡博士
梁漱溟
刘半农
朱自清
俞平伯
吕叔湘
季羨林
启功
刘佛谛
汪大娘
王门汲碎

章 太 炎

提起章太炎先生，我总是先想到他的怪，而不是先想到他的学问。多种怪之中，最突出的是“自知”与“他知”的迥然不同。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，比如明朝的徐文长，提起青藤山人的画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爱，可是他自己评论，却是字（书法）第一，诗第二，画第三。这就难免使人生疑。章太炎先生就更甚，说自己最高的是医道，这不只使人生疑，简直使人发笑了。

发笑也许应该算失礼，因为太炎先生生于清同治八年（一八六九年），按行辈是我的“老”老师的老师。老师前面加“老”，需要略加说明：简单说是还有年轻一代，譬如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先生都是太炎先生的学生，我上学听讲的时候他们都已五十开外，而也在讲课的俞平伯、魏建功、朱光潜等先生则不过三十多岁。“老”老师之师，我不能及门是自然的，不必说有什么遗憾。不过对于他的为人，我还是有所知的，这都是由文字中来。这文字，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，就是收在《章氏丛书》中的那些；也有不少是别人写的，其赫赫者如鲁迅先生所记，琐细者如新闻记者所写。总的印象是：学问方面，深，奇；为人方面，正，强（读绎）。学问精深，为人有正气，这是大醇。治学好

奇，少数地方有意钻牛角尖，如著文好用奇僻字，回避甲骨文之类；脾气强，有时近于迂，搞政治有时就难免轻信：这是小疵。

一管难掩大德，舍末逐本，对于太炎先生，我当然是很钦佩的。上天不负苦心人，是一九三二年吧，他来北京，曾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讲《广论语骈枝》（清刘台拱曾著《论语骈枝》），不记得为什么，我没有去听。据说那是过于专门的，有如“阳春白雪”，和者自然不能多。幸而终于要唱一次“下里巴人”，公开讲演。地点是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，就是“五四”时期囚禁学生的那个地方。我去听，因为是讲世事，谈己见，可以容几百人的会场，坐满了，不能捷足先登的只好站在窗外。老人满头白发，穿绸长衫，由弟子马幼渔、钱玄同、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。太炎先生个子不高，双目有神，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。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。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，由刘半农任翻译；常引经据典，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。说话不改老脾气，诙谐而兼怒骂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：“也应该注意防范，不要赶走了秦桧，迎来石敬瑭啊！”其时是“九一八”以后不久，大局步步退让的时候。话虽然以诙谐出之，意思却是沉痛的，所以听者都带着愤慨的心情目送老人走出去。

此后没有几年，太炎先生逝世了（一九三六年）。他没有看见“七七”事变，更没有看见强敌的失败，应该说是怀着愤激和忧虑离开人间了。转眼将近半个世纪过去，有一天我去魏建功先生书房，看见书桌对面挂一张字条，笔画苍劲，笔笔入纸，功力之深近于宋朝李西台（建中），只是倔强而不流利。看下款，章炳麟，原来是太炎先生所写，真可谓字如其人了。不久，不幸魏先生也因为小病想根除，手术后恶化，突然作古，我再看太炎先生手迹的机缘也不再有了。

熊 十 力

熊十力先生是我的老师，现在要谈他，真真感到一言难尽。这一言难尽包括两种意思：一是事情多，难于说尽；二是心情杂乱，难于说清楚。还是五十年代，他由北京移住上海。其后政协开会，他两度到北京来，先一次住在崇文门新侨饭店，后一次住在西单民族饭店。这后一次，正是大家都苦于填不满肚皮的时候，他留我在饭店饱餐一顿，所以至今记忆犹新。别后，我写过问候的信，也听到过一点点他的消息。大动乱来了，我在文斗武斗中浮沉三年，然后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去接受改造。喘息之暇，也曾想到年过八旬的老人，——自然只能想想。放还之后，七十年代中期曾到南京及苏杭等地漫游，想到上海看看而终于没有敢去，主要是怕登门拜谒而告知的是早已作古。再稍后，忘记听谁说，确是作古了，时间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。想到民族饭店的最后一面，想到十几年，我挣扎喘息而竟没有写三言两语去问候，真是既悔恨又惭愧。

我最初见到熊先生是三十年代初期，他在北京大学讲佛学，课程的名字是“新唯识论”吧，选这门课的人很少。我去旁听几次，觉得莫测高深，后来就不去了。交往多是四十年代后期，他由昆明回来，住

在北京大学红楼后面，我正编一种佛学期刊，请他写文章，他写了连载的《读智论抄》。解放以后，他仍在北京大学，可是不再任课，原因之小者是年老，大者，我想正如他自己所说，他还是唯心论。其时他住在后海东端银锭桥南一个小院落里，是政府照顾，房子虽不很多，却整齐洁净。只他一个人住，陪伴他的是个四川的中年人，无业而有志于佛学，因为尊敬老师，就兼做家务劳动。我的住所在后海北岸，离银锭桥很近，所以晚饭后就常常到熊先生那里去，因而关于熊先生，所知就渐渐多起来。

早年的事当然不便多问，但听说革过命，后来不知由于什么，竟反班定远之道而行，投戎从笔，到南京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学佛学。治学，也像他的为人一样，坚于信而笃于行，于是写了《新唯识论》。“唯识”前加个“新”字，自己取义是精益求精；可是由信士看来却是修正主义，用佛门的话说是“外道”。于是有人作《破新唯识论》而攻之。熊先生不是示弱人物，于是作《破破新唯识论》而答之。混战的情况可以不管，且说熊先生的佛学著作，我见到的还有《佛家名相通释》，我原来有，大动乱中也失落了。他这一阶段的学识，信士看是不纯。后来，五十年代前后就变本加厉，张口真如，闭口大《易》，成为儒释合一，写了《原儒》《明心篇》《体用论》等书。我没有听到信士的评论，也许视为不可救药，与之“不共住”了吧？严厉的评论是来自另一方面，即批林批孔时期，见诸文件，说他是吹捧孔老二的人。没有上海的消息，也不便探询，我只祝祷他借庄子“佚我以老”的名言而不至引来过多的麻烦。

尊重熊先生不妄语的训诫，对于老师的学识，我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。熊先生的治学态度、成就，我都很钦佩。至于结论，恕我不能

不怀疑。这问题很复杂，不能细说，也不必细说。我是比熊先生的外道更加外道的人，总是相信西“儒”罗素的想法，现时代搞哲学，应该以科学为基础，用科学方法。我有时想，二十世纪以来，“相对论”通行，有些人在用大镜子观察河外星空，有些人在用小镜子寻找基本粒子，还有些人在用什么方法钻研生命，如果我们还是纠缠体用的关系，心性的底里，这还有什么意义吗？——应该就此打住；不然，恐怕真要对老师不敬了。

还是撇开这玄虚干燥的玩意儿，专说熊先生的为人。记得熊先生在《十力语要》里说过，哲学，东方重在躬行。这看法，专就“知”说，很精。熊先生的可贵是凡有所知所信必能“行”。这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。以下谈一些琐细的，一般人会视为怪异的，或者可以算作轶事吧。

他是治学之外一切都不顾的人，所以住所求安静，常常是一个院子只他一个人住。三十年代初期，他住在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里，门总是关着，门上贴一张大白纸，上写，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，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，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。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，请不要再敲此门。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。五十年代初期他住在银锭桥，熊师母在上海，想到北京来住一个时期，顺便逛逛，他不答应。我知道此事，婉转地说，师母来也好，这里可以有人照应，他毫不思索地说：“别说了，我说不成就是不成。”师母终于没有来。后来他移住上海，是政协给找的房子，仍然是孤身住在外边。

不注意日常外表，在我认识的前辈里，熊先生是第一位。衣服像是定做的，样子在僧与俗之间。袜子是白布的，高筒，十足的僧式。屋里木板床一，上面的被褥等都是破旧的。没有书柜，书放在破旧的

书架上。只有两个箱子，一个是柳条编的，几乎朽烂了。另一个铁皮的，旧且不说，底和盖竟毫无联系。且说这个铁箱，他回上海之前送我了，七十年代我到外地流离，带着它，返途嫌笨重，扔了。

享用是这样不在意；可是说起学问，就走向另一极端，过于认真。他自信心很强，简直近于顽固，在学术上决不对任何人让步。写《破破新唯识论》的事，上面已经说过。还可以举一件有意思的。四十年代晚期，废名（冯文炳）也住在红楼后面，这位先生本来是搞新文学的，后来迷上哲学，尤其是佛学。熊先生是黄冈人，冯是黄梅人，都是湖北佬，如果合唱，就可以称为“二黄”。他们都治佛学，又都相信自己最正确；可是所信不同，于是而有二道桥（熊先生三十年代的一个寓所，在地安门内稍东）互不相下，至于动手的故事。这动手的武剧，我没看见；可是有一次听到他们的争论。熊先生说自己的意见最对，凡是不同的都是错误的。冯先生答：“我的意见正确，是代表佛，你不同意就是反对佛。”真可谓“妙不可酱油”。我忍着笑走了。

对于弟子辈，熊先生就更不客气了，要求严，很少称许，稍有不合意就训斥。据哲学系的某君告诉我，对于特别器重的弟子，他必是常常训斥，甚至动手打几下。我只受到正颜厉色的训导，可证在老师的眼里是宰予一流人物。谈起训斥，还可以说个小插曲。一次，是热天的过午，他到我家来了，妻恭敬地伺候，他忽然看见窗外遮着苇帘，严厉地对妻说：“看你还聪明，原来糊涂。”这突如其来的训斥使妻一愣，听下去，原来是阳光对人有益云云。

在一般人的眼里，熊先生是怪人。除去自己的哲学之外，几乎什么都不在意；信与行完全一致，没有一点曲折，没有一点修饰；以诚待人，爱人以德，这些都做得突出，甚至过分，所以确是有点怪。但仔细

想想，这怪，与其说是不随和，无宁说是不可及，就拿一件小事说吧，夏天，他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，上身光着，无论来什么客人，年轻的女弟子，学界名人，政界要人，他都是这样，毫无局促之态。这我们就未必成。他不改常态，显然是由于信道笃，或说是真正能“躬行”。多少年来，我总是怀着“虽不能之而心向往之”的心情同他交往。他终于要离开北京，我远离严师，会怎么样呢？我请他写几句话，留作座右铭，他写：“每日于百忙中，须取古今大著读之。至少数页，毋间断。寻玩义理，须向多方体究，更须钻入深处，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。甲午十月二十四日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。漆园老人。”并把墙上挂的一幅他自书的条幅给我，表示惜别。这条幅，十年动乱中与不少字轴画轴一同散失。幸而这座右铭还在，它使我能够常常对照，确知自己在读古今大著和寻玩义理方面都做得很差，惭愧而不敢自满，如果这也可以算作收获，总是熊先生最后的厚赐了。